

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(第二辑) 主编：杨晓敏

偷香

相裕亭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典藏品（第二辑）

主编 杨晓敏

偷书

相裕亭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偷盐/相裕亭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2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 第二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755-7

I. 偷… II. 相… III. 小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8360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37.5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	71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2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	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755-7	定价	144.00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我看小小说（代序）

王 蒙

小小说是一种敏感，从一个点、一个画面、一种对比、一声赞叹、一瞬间之中，捕捉住了小说——一种智慧、一种美、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、一种新鲜的思想。

小小说也是多种多样的：幽默的，抒情的，淡淡的，强烈的，掐头去尾的，有头有尾无“腰”的，动态的，静态的，叙事的，比喻的，勾勒轮廓的，只写心理感受的……

小小说又叫微型小说，微型小说之所以能“微”，多半在于一个“妙”字。汉语构词把微和妙组成一个词，叫做微妙，这本身就微而且妙极了！

微者体察入微也，还不仅是短。如果短而平，短而无味，短而有套子，再短也是冗长。

而妙即创造性与独特的内涵，见人之

所未见,挖掘别人未曾留意的思想内涵、生活内涵与审美内涵,一以当十,短以胜长,句句抓到痒处,打到痛处,是谓妙。

小小说微到了没有说教的余地。你对生活的感受本身就必须成为艺术,没有铺陈的余地,没有打扮的余地,没有贴膏药、穿靴戴帽的余地。小小说是对作家的生活体验、作家艺术地感受生活的能力的最直接切近的考验。

当然,小小说也是对语言和叙述方法的考验,小小说必须有自己的叙事逻辑和叙事语言。仅仅说“电报体”是不够的,因为电报太干巴。小小说的语言要精彩得多。

小小说最忌的是寒碜,削足适履,压缩饼干。既是小说,不论多么小,仍然有自己的天地,自己的空间,自己的明暗与节奏,自己的“概述”与“详述”的方法和变化。

大的东西人家一下子看不周全,而小小说可以放在读者的手掌中分析解剖赏玩,遮不住丑,掺不得水,总体构思全部裸露在严格的批评家与读者面前。

目 录

- 1 我看小小说(代序) 王 蒙
- 1 威风
- 5 小城画师
- 9 卖羊
- 12 无言的骡子
- 16 一筐苹果
- 20 小站不留客
- 24 杀驴
- 27 村官
- 32 送温暖
- 36 田七闹镇
- 40 推煤

44 儿子来信

47 换门

50 小城名医

55 入匪

58 斗羊

62 沈大少

66 忙年

71 风吹乡间路

74 偷盐

78 鸣嗒

81 走火

84 诱谎

88 争鱼

91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威 风

东家做盐的生意。

东家不问盐的事。

十里盐场，上百顷白花花的盐滩，全都是他的大管家陈三和他的三姨太掌管着。

东家好赌，常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赌。

那里，有赌局，有戏院，还有东家常年买断的三间沿河临街的青砖灰瓦的客房。赶上雨雪天，或东家不想回来时，就在那儿住下。

平日里，东家回来在三姨太房里过夜时，次日早晨大都日上三竿才起床。那时间，伙计们早都下盐场去了，三姨太陪他吃个早饭，说几件她认为该说的事给东家听。东家也不知是听到了，还是压根儿就没往耳朵里去，大都不言不语地搁下碗筷，剔着牙，走到小院的花草间转转。高兴了，就

告诉家里人哪棵花草该浇水了；不高兴时，冷着脸，就奔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去了。

马车是送东家去镇上的。

每天，东家都在那“哗啦、哗啦”的响铃中，似睡非睡地歪在马车的长椅上，不知不觉地走出盐区，奔向去镇上的大道。

晚上，早则三更，迟则天明，才能听到东家回来的马铃声。有时，一去三五天，都不见东家的马车回来。

所以，很多新来的伙计，常常是正月十六上工，一直到青苗掩了地垅，甚至到后秋收盐了，都未必能见上东家一面。

东家有事，枕边说给三姨太，三姨太再去吩咐陈三。

陈三呢，每隔十天半月，总要想法子跟东家见上一面，说些东家爱听的进项(收入)什么的。说得东家高兴了，东家就会让三姨太备几样小菜，让陈三陪他喝上两盅。

这一年，秋季收盐的时候，陈三因为忙于各地盐商的周旋，大半个月没来见东家。东家便在一天深夜归来时，问三姨太：“这一阵，怎么没见到陈三？”

三姨太说：“哟，今年的盐丰收了，还没来得及对你讲。”

三姨太说，今年春夏时雨水少，盐区喜获丰收了。各地的盐商蜂拥而至，陈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。

三姨太还告诉东家，说当地盐农们送盐的车辆，每天都排到二三里以外去了。

东家没有吱声。但，第二天东家在去镇上的途中，

突发奇想，让马夫带他到盐区去看看。

刚开始，马夫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随后追问了东家一句：“老爷，你是说去盐区看看？”

东家没再吱声，马夫就知道东家真是要去盐区。东家那人不说废话，他不吱声，就说明他已经说过了，不再重复。

当下，马夫就调转车头，带东家奔盐区去了。

可马车进盐区没多远，就被送盐的车辆堵在外头了。

东家走下马车，眯着眼睛望了望前后送盐的车队，掂着几根有数的山羊胡子，拄着手中小巧、别致的拐杖，独自奔向前头收盐、卖盐的场区去了。

一路上，那些送盐的盐农们，没有一个跟东家打招呼的——都不认识他。

快到盐场时，听见里面闹哄哄地呼喊——

“陈老爷！”

“陈大管家！”

东家知道，这是呼喊陈三的。

近了，再看那些穿长袍、戴礼帽的外地盐商，全都围着陈三递洋烟、上火。就连左右两个为陈三捧茶壶、摇纸扇的伙计，也都跟着沾光了，个个叼着盐商们递给的洋烟，人模狗样地吐着烟雾。

东家走近了，仍没有一个人理睬他。

被冷落在一旁的东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在那帮闹哄哄的人群后面，好不容易找了个板凳坐下。看陈三还没有看到他，就拿手中的拐杖从人缝里，轻戳了陈三的后背一下。

陈三一愣！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这位小老头到底是不是他的东家时，东家却把脸别在一旁，轻唤了一声：“陈三！”

陈三立马儿辨出是他的东家，忙说：“老爷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东家没看陈三，只用手中的拐杖，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，不温不火地说：“看看我靴子里，什么东西硌脚！”

陈三忙跪在东家脚前，给东家脱靴子。

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，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陈大管家，陈老爷，怎么一见到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，就跪下给他掏靴子？

可陈三是那样的虔诚，他把东家的靴子脱下来，几乎是贴到自己的脸上了，还没有看到里面有何硬物，就调过来再三抖，见没有硬物滚出来，随后把手伸进靴子里头抠……确实找不到硬物，就跟东家说：“老爷，什么都没有呀！”

“嗯——”东家的声音拖得长长的，显然是不高兴了。

东家说：“不对吧！你再仔细找找。”

说话间，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发丝，猛弹进靴子里，指给陈三：“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
陈三捏起东家那根头发，好半天没敢抬头看东家。东家却蹬上靴子，看都没看陈三一眼，起身走了。

小城画师

张之洞和许一民，是小城里两位颇有名望的画师。张之洞年岁大了，身体又不是太好，最近几年，几乎不怎么露面了。平时，画界里有个啥事，全都是许一民帮他张罗着。

许一民是张之洞的学生。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两人成功地合作过黄海机场的万里海疆图。也就是因为那次合作，许一民跟着张之洞沾光了，被当作人才从一个小学代课老师，安排到县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。如今，许一民已是县文化馆的当家人了。

前几年，张之洞的画不论是拿到市里还是省里去参展，大小都要得个名次。

最近几年，许一民的画占了上风，许一民年轻，才四十几岁，他对一些现代的东西尤其是西方的东西接受得比较快。张之洞

仍旧是那种“一江一舟一渔翁”的风格，几次参加画展都被退回来。好在他年岁大了，画得少了，除了许一民还想着他，时不时地告诉他何时何地要搞画展，让他准备点书画之类，张之洞几乎是不问画界的事了。走红的是许一民，挂着市书画家协会副主席的头衔，还到处做评委哩！小城里，但凡有求画、问画的，也都是奔许一民来的。外界有慕名来求张之洞书画的，最后能得到许一民的一幅画，就算不错了！更有知底细的人，还会向你介绍张之洞的画这几年已徒有虚名了，而真正的好东西，还要看许一民的。

许一民不管外界怎么看，他对老师还是比较尊重的，画界里有个啥事，都不落下老师。比如，这次“海峡世纪情”画展，是由台湾方面的老板独家出资赞助的，获一、二、三等奖的画家，台方还要邀请去宝岛观光游玩。许一民听到消息后，就鼓动张老先生务必要参加。

张之洞对此也有些兴趣，他早年就读于杭州书画学堂，国共交火激烈的时候，他有不少学友都跟着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去了。这些年来，张之洞很思念当年的学友和老师，也不止一次地在他的家人和许一民面前，提到当年他在杭州学画的那些人与事。许一民呢，也算是个有心人，他最初得知台湾方面要搞海峡两岸世纪情画展时，当晚就去告诉了张老先生。

这以后的很多天里，许一民三番五次地去催张老先生的画。不凑巧的是，张之洞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太好，许一民去过几趟，他不是躺在床上没起来，就是坐在小院子里晒太阳。有两次还被张老先生的老伴儿出面挡驾，说他刚吃了两片安定，不要打扰他了……直到画

期临近,张之洞才硬撑着画了一张“风雨渔翁图”。裱好了以后,在书房挂了几天,想听听许一民的看法。许一民哪敢评价老师的画,他让张老先生收起来,先拿到市里、省里初选,最后,一同送到台湾方面,让人家定夺。

张之洞卷起画,打了包头,并到里屋找了一块硬纸垫在系丝带处系牢。亲手递给许一民时,张之洞一再嘱咐他千万要保管好。也就是说,一旦画展结束后,不管能否获奖或入选,要完好如初地退回来。

许一民知道,张老先生近几年每画一幅画,都不是件容易事,所以,他格外珍惜他的画。三个月后,画展结束,许一民获了个纪念奖,也就是入选的意思,张之洞却未能入选。许一民来退画时,很为张老先生惋惜。

张之洞面对这个结果,半天没有言语。

许一民起身要走时,张之洞让他留步。张老先生指着桌子上许一民刚刚退回来的那幅画,问许一民:“你看我的画毛病在哪里?”

许一民说:“我看可以,我参加初选时,还专门提到你那幅画。”张之洞说:“是吗?他们都怎么说?”

许一民说:“初选时,大伙儿都说你的画可以,不知为什么,一到台湾方面就给退下来了。”

张老先生轻轻地摇了摇头,让许一民把那幅画给他打开。

许一民认为张老先生要再看看他的画。哪知,画轴打开,展现在许一民面前的,是一张空白的纸。

许一民大惊失色,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他似乎怀疑自己拿错了画轴。可再一想,

他的画室里，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空画轴！许一民的脸红了一阵，又黄一阵，无颜面对张老先生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。

原来，许一民每回“帮”张老先生带画时，大都以“未能入选”而退回。而他自己的画却屡屡选中。张老先生就猜他故意压画。这一次，他专门给了许一民一张空白的画轴。果然，画展结束，又一次原封未动地给他退回来了。

卖 羊

六叔集上卖羊回来时，天都快黑了。小村里，家家户户，炊烟袅袅。

六叔走在街上，不时听到“呱嗒！呱嗒！”的风箱响，就知道，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。看看沿街的人家，老老少少都围在桌边了。六叔没想到天黑得这么快！

本来，卖过羊，接过钱，就没有六叔的事了。可他递交羊绳时，那只没有上绳的小羊羔，怎么也不肯跟那戴鸭舌帽的买羊人走。

六叔把兜里喂剩下的几粒豆子，交给“鸭舌帽”，教他把豆子放在掌心，蹲在老羊身边，慢慢地张开手，那羊羔就过来了。可“鸭舌帽”按六叔说的做了，那羊羔就是不去吃他手中的豆子。

“鸭舌帽”身后藏着绳子，他想把那羊

羔捆扎起来，放在车上推着，省得集上人多跑丢了。六叔不忍心他那样做，六叔说：“不用捆，你牵着老羊前面走，它自然就跟着跑了。”

“鸭舌帽”试着拽老羊前头走，可那羊羔却围着六叔“咩咩”叫着打转转。六叔说：“这小东西成精了！”

“鸭舌帽”说：“你把它抱住递给我。”

六叔知道他要捆扎它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我给你牵着送送。”六叔说，反正他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帮着送出集外。

“鸭舌帽”似乎有些不大放心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……那也行。”

递交羊绳时，“鸭舌帽”问六叔：“哪庄的？”

六叔说：“下家套的。”

“姓什么？”

六叔有些恼，说：“跑不了。要不，我把钱再给你！”

“鸭舌帽”笑，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六叔说：“要不是急着用钱，我还不卖哩！”

“鸭舌帽”一脸坏笑地看看那羊，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六叔送到集外后，又送了好远，直到人家说“前面就到了”，他这才把羊绳交给“鸭舌帽”。也就在这同时，六叔帮他揽住小羊，“鸭舌帽”上来就把它捆扎上了。六叔从“鸭舌帽”捆扎小羊的狠劲上看，那人是个“小刀手”。

当下，六叔就想到，那两只羊，只怕是连明天都活不过去了！

往回走的路上，六叔的心里酸酸的。直到晚上走进